

2002

中国年度最佳
短篇小说

年选
大系

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
DUANPIAN XIAOSHUO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江苏出版社

2002

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

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DUANPIAN XIAOSHUO

年选
大系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2 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/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编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3.1

(年选系列)

ISBN 7-5407-2933-3

I. ①2... II. 小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589 号

2002 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

作者◎迟子建等

编者◎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责任编辑◎庞俭克

封面设计◎罗 赞

出版发行◎漓江出版社

社址◎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 邮编◎541002

电话◎(0773)2821573 2863956(营销部) 2865335(邮购)

传真◎(0773)2821268 2802018

E-mail: ljcs@public.glptt.gx.cn

http://www.lijiang-pub.com

印制◎广西地质印刷厂

开本◎890×1240 1/32

字数◎390 千字

印张◎15.75

版次◎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◎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◎ISBN 7-5407-2933-3/1·1768

定价◎22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编 者 的 话

日子过得飞快,又到了编选这套丛书的时候。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六年。六年来,无论是办刊还是编书,我们都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,也不刻意炒作个别作品,以期得到所谓的轰动效应。然而,来自市场和广大读者的良好反馈却不断给予我们新的鼓舞,使我们更增强了信心和责任感。

编辑今年的选本,我们仍然是本着“好作品主义”的原则,力求准确反映本年度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成就和发展趋势,力求题材和手法的多样化,以满足各界读者的需求。

在中篇小说卷中,有不少当今实力派作家的新作,可以看出,他们既保持了自己原有的优势和特质,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与追求。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刻画两位年轻的乡间女子,让她们亮丽的身影,给田园山庄抹上了时代变革的色彩。《狂犬事件》把荒诞与真实结合,从一个独特的角度,审视了生活的历史与现状。《遥远的温泉》描绘向往与梦幻,以涌动着诗情的叙述,使我们沉浸在那片辽远的草原。《瓦城上空的麦田》用麻木与冷漠推进悲剧的发展,挖掘了人性的弱点与劣质。《请好人举手》以孩子的目光穿透世态尘埃,发出呼唤良知的呐喊……

短篇卷中也不乏精雕细刻之作。《花瓣饭》于苦难之中抒发浪漫主义情怀,在悲凉之中融入一种暖人的温馨。《黑猪毛 白猪毛》用锐利的目光,穿透人们卑微的心灵,写出一种群体的无知无

觉的人格悲剧。《手艺》用现实与往昔的交替描述,使那瓦碗与铜子之间,缠绕着一个温情的故事。《外地人》以平易温情的笔调,道出了颇为复杂的人生况味,刻画了几位闯北京的外地人形象。

在今年的选本中,又出现了一些年轻的新作者,他们一出手便不同凡响,给我们这套丛书增添了新鲜的色彩。比如短篇小说《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》,中篇小说《铁皮鼠》等。《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》是一个发生在当代乡村的喜剧故事,于诙谐嬉闹之中,将世道与人心,纠纷与爱情演绎得鲜活真切,栩栩如生。《铁皮鼠》中几乎看不到对话和人物之间的纠葛,而是以通篇的生动叙述,完成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的情感独白。另有《青春期》、《消灭》、《死了一棵树》、《比北京更好的爱情在上海》、《七月的河》等,均出自新作者之手,虽是初次露面,却都崭露了他们的才情与锐气。今后,我们在关注名家的同时,仍然努力扶植新人,让这一套丛书更具新鲜的活力。

本选集中裘山山、阿成、陈忠实、萧春雷、马步升、王伏焱的短篇小说原属去年发表的作品,因去年选集发稿时,这些作品尚未入选于《小说选刊》,而入选后读者反映不错,故补入本年度选集中。以后如有类似情况,仍按此例,特告。
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2002.11.7

目 录

编者的话	(1)
花瓣饭	迟子建(1)
谁能让我害羞	铁 凝(23)
靳师傅的太阳光	裘山山(38)
黑猪毛 白猪毛	阎连科(55)
东北吉卜赛	阿 成(75)
一条鱼的战争	金 瓯(98)
李大筐的脚和李小筐的爱情	尉 然(111)
天鹅绒	叶 弥(132)
农事诗	石舒清(145)
外地人(两题)	荆永鸣(155)
人民的鱼	苏 童(172)
手 艺	刘庆邦(186)
搁在路上的饭局	何玉茹(198)
作家和他的弟弟	陈忠实(208)
走过的地方	衣向东(217)
幸福的折箩	王立纯(243)
雷余的诅咒	萧春雷(260)

哈一刀	马步升(277)
像飞一样	王伏焱(284)
死了一棵树	俞梁波(300)
水边的阿狄丽雅	金仁顺(313)
少林啊少林	老虎(324)
比北京更好的爱情在上海	邢 汶(339)
驮水的日子	温亚军(346)
甘 蔗	庞余亮(354)
七月的河	但 及(365)
风锁娥眉	李萌昀(379)
谁能摩挲爱情	孙春平(395)
雪是最白的纸片	钟求是(416)
贵人不在服务区	须一瓜(431)
锯木场	方明贵(442)
哈瓦那	朱文颖(451)
走夜的女人	朱日亮(477)
附 录	(492)

花 瓣 饭

迟子建*

风把屋檐下已经干枯了的艾蒿吹下来了。它从窗前划过,就像一条灵巧的腿,轻快地跳过一格一格的窗棂。这艾蒿是端午节时妈妈插上去的,说是辟邪。想必这屋子已无邪气了,它就像一个兴完风雨的巫婆一样走了。

风不是一股,而是很多。在我眼中,它们有粗有细,有强有弱。菜园的风,就是细弱的风,它们吹拂着肥瘦不均的菜叶时,阔大的叶片只是微微动着,摇摆得并不厉害。所以白菜叶上的黑瓢虫不至于被晃得落下来,在豆角花上嬉戏的蝴蝶更是安然无恙。而瘦的菜叶,也不过耸着身子晃悠几下。可是你看半空的那些风,它们可就强大得多了。乌云被吹得一抖一抖的,脸色越来越青。狂风还使乌云的脸出现许多裂纹,它分明就要哭泣的样子。那些义无反顾向撞墙角的风,由于被碰了头,觉得没了面子,便不再回头,干

* 迟子建 女,1964年生于黑龙江漠河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。1983年开始小说创作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树下》、《晨钟响彻黄昏》。其短篇小说《雾月牛栏》和《清水洗尘》获第一、二届鲁迅文学奖。现为黑龙江省专业作家。

脆忍气吞声地自消自散了。至于那些奔跑着的花花绿绿的鸡,你看它们羽毛上的风吧,它是那么地柔软、轻盈,那羽毛被风掀得一瓣一瓣地张开,仿佛花儿伸着舌头在说话。

姐姐在灶上做饭,我蹲在灶前用炉钩子调理火,算是个小小的司火女神。弟弟呢,他在后屋逗着笼中的鸟。他叫嚷得比鸟还欢实。姐姐一会儿嫌我把火捅得太大了,一会儿又嫌我没有将火挑旺。也不怪她发牢骚,锅里炒着菜本该用旺火的时候,我却把柴火往灶口撒了撒,舔着锅底的火就蔫蔫巴巴了。而她煮苞米面粥急需文火的时候,咳,我把火侍弄得蓬蓬勃勃的,比除夕夜的焰火还盛。

灶房的门开着,我在听风声。风声越来越大的时候,天色也暗淡得厉害了。突然,灶房骤然亮了一下,这短暂而巨大的明亮使屋子仿佛颤动了一下,是闪电出现了。跟着,雷声轰隆隆地炸响,门被震得咣当咣当地叫,看来雨要来了。

“要下雨了,快去关窗户。”姐姐吩咐我。

我撤下炉钩子跑到院子时,雨点已经东一颗西一颗地坠下来了。我飞快地关窗,看到一窗的黑云像一群乌鸦似的盘踞着。鸡架里的鸡个个都缩着脖子,它们喜欢风,但不喜欢雨。风能梳理羽毛,而雨则会使羽毛变得零乱。我把窗台上的肥皂盒拿回屋子,一旦它濡了雨,被泡化了,我们就别想有干净衣服穿了。

饭菜做妥了,姐姐正把它们一样一样地往屋中央的八仙桌子上摆。灶膛里有金灿灿的火炭,它们明媚晶莹,散发着颤动的热气。那块大的如熟透的苹果,而小的则如鲜浓欲滴的草莓。这懒洋洋的火多半用来温水。爸爸妈妈回家后,总要洗上一把脸的。以往爸爸是不用洗的,可自从他到粮库当装卸工后,总是灰头土脸地回来,他不洗是没法吃饭和钻被窝的。温水除了供他们洗漱,还用来刷碗。

关了窗,又关了灶房的门,雨就强大起来了。雨声火辣辣的,

仿佛炉膛上开了的水在哗哗叫，又仿佛一群大嗓门的婴儿被打屁股在哭。天色昏暗了。玻璃窗上弥漫着一波一波的雨水，使窗外的景致变得模糊了。

到了吃饭的时辰了，可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。饭桌上的晚饭同以往一样，一大盆金黄色的苞米面粥，一盘炒土豆丝，一碗黄酱和一把青葱。此外，还有一碟淋了香油的杏黄色卜留克咸菜。咸菜里拌了些辣椒丝，所以它看上去就像一片黄土地上生长的一族族红柳，看上去十分明媚。

弟弟从后屋来到前屋，他瞥了一眼饭桌，嘟囔了一句：“又是这些破饭？”然后他又把眼放到窗外，骂：“他妈的下雨了！”

弟弟十岁，我十二，姐姐十五岁。也许是他小的缘故，什么都看不惯。他淘气，他的蓝布衫是双排扣的，其中有一排扣只剩下了两颗，它看上去就像坚守最后一班岗的老兵。其余的扣都被他玩丢了。它们有的是被树枝钩去了，有的被狗爪子挠掉了，还有的是打架时被人给拽去了。他的衣领从来没有板正过，领尖总是打着卷。他眼睛不大，厚眼皮，一说话就爱撇嘴，且老是气冲冲的样子。他喜欢在外面跑，接触风和阳光的时候多，所以他的脸很黑，妈妈叫他“黑印度”。

黑印度说：“今天这雨他妈的真大，我得把五彩线放了。”

五彩线是端午节时妈妈给我们姐弟三人拴在手腕子上的。这五种颜色是红色、粉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白色。白色和黄色很接近，当初我就把它们看混了，以为只有四种色。据说系了五彩线的孩子，上山不会招虫和蛇的叮咬，而且不会被夜晚时游走的小鬼给附了体。一般来说，五彩线要等到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来临时，用剪刀把它剪断，放到雨中，据说这样它就能成龙。我嫌它绑在手腕上难受，总感觉那里像是爬着条毛毛虫，所以未等有雨的虫子，就在河边把它拽断，让它随波逐流了。黑印度呢，他嫌端午节后的第一场雨太小，怕他放的龙因雨贫而不能兴风作浪，就将其留了下来。如今

这雨气势宏大，他当然不会错过这机会了。他让我帮他剪断五彩线，沾着它跑进雨中，我听见他在院子里叫：“要成就成条大龙吧！”

等他放完五彩线回来，已是个落汤鸡了。他把湿衣服脱下来，蹲在灶前去烤火，一边烤火一边打喷嚏。火炭的热气就像鞭子一样，把他衣服里的癞皮狗似的汗腥气给驱赶出来了，姐姐从里屋将头探向灶房数落他：“别烤了，难闻死了！”说完，她从立柜里面为他找出一件干爽衣掌。那衣裳的兜口和袖口都打着补丁，领子也被磨破了。黑印度把湿衣服扔进洗衣盆中，换上干净衣裳，他问姐姐：“你不把五彩线给放了？”

姐姐垂头斜着眼看了一下左手腕上戴着的五彩线，她带着埋怨的语气说：“我哪有那个福气！过些天山货下来了，我还得进山去采，我要是把五彩线剪断了，到时碰到长虫来咬我怎么办？”听她的口气，那五彩线就是锁住毒蛇咽喉的铁锁，她轻易不能丢了这护身符。的确，作为长女，她比我和弟弟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儿，喂鸡、做饭、挑水、拾掇屋子。此外，野生的浆果和蘑菇下来时，她还得进山采摘。我对家务活并不是袖手旁观，但由于天性懒惰，专拣那些轻巧活儿去做：抹抹炕面和柜子上的灰呀，给灶膛烧火呀，刷个碗或者淘淘米呀等等。妈妈说我“净干些面子上的活儿”。黑印度呢，他除了经管那一笼鸟之外，家务活儿他是不问不碰。你若让他去仓房舀一碗小米，他都不知道米袋子放在哪里。他更不知道锄头和镰刀挂在哪面墙上，不知道在院子外面刨食的那一群鸡中，哪几只是自家的。

雷声和闪电就像一匹匹快马，马蹄过处，乌云被击得七零八落。雨渐渐小了，天空也微微露出亮色。不过即使乌云全部消散，天也亮堂不起来了，因为已是向晚时分了。姐姐先前还对着桌上的饭皱眉头，担心雨如果不停下来，会耽误爸爸妈妈回家，晚饭会被推迟，那样她又得把已经端上桌的饭重新拿到灶房热了。

黑印度从后屋里把高帽子拿了过来。这帽子是用报纸糊的，

下宽上窄，呈圆锥形。他把它扔到炕上，对姐姐说：“鸟儿把屎拉在这上面了，你擦擦吧。”

姐姐嘟囔一句：“谁让你的鸟笼挂在帽子上的呢。这帽子要是弄脏了，他们再让妈妈游街时，还不得罚她多走几条街呀？”

“这破帽子弄点鸟屎有什么？我看它比报纸上的那些黑字还要好看呢！再说了，游街又不累，多走几条街有什么！”黑印度“呸”了一口，不以为然地说。

“等着我把你那笼子里的鸟都给放了，我让它们拉屎！”我威胁黑印度说。我知道，这纸帽子不能有污点，否则批斗妈妈的人会说她认罪态度不好。

“你个二豁子整天净编反辫子，有那工夫你学学梳头得了，少管闲事！”黑印度不屑一顾地嘲讽我。

我排行老二，又是个大豁牙，黑印度就叫我二豁子。他一这么叫，我就哭，这回当然也不例外。姐姐素来把流泪的一方看做受欺凌者，她呵斥黑印度：“少在屋惹事，打把伞出去接接爸爸妈妈！”

爸爸半个月前到县城的粮库当装卸工去了。他骑着自行车上班，走二十多里的山路，早出晚归。爸爸以前在我们小镇学校当校长，他不满意工宣队进驻学校，让学生老是上劳动课，不学文化，便与工宣队的队长吵了起来。结果爸爸被告到县教育局，教育局又把他的恶劣言论上报到县委，他被撤职，发配到县城粮库当工人去了。他换下笔挺的中山装的时候对妈妈说：“早晚有一天我会穿着它再回学校，我就不信学生可以不学文化！”

爸爸的倒霉在我看来势在必然。因为妈妈先他之前被判为苏修特务，妈妈戴着高帽子开始了游街经历。一个校长的老婆是特务，这校长起码也该是个情报员。杨菲菲与我斗嘴时就这么骂过爸爸：“他是苏修特务的狗腿子！”我毫不客气地回敬杨菲菲：“你爸是你妈养的狗杂种！”结果狗杂种的后代和狗腿子的后代扭结在一起，互相咬，她把我的胳膊咬青了，我把她的大拇指的指甲咬裂了。

黑印度正要打伞出门,院门响了,妈妈回来了。妈妈被雨淋得精湿,手中提着一只篮子,那里面装着的菜被雨洗得一派青绿。

妈妈见院子里没有自行车,就问黑印度:“你爸还没回来?”

“没有!”黑印度很干脆地说。

“他也该回来了。”妈妈嘀咕了一句,将篮子放到仓房的雨搭下。

“天下雨了,他没穿雨衣,说不定半路上躲到哪棵树下避雨了呢。”黑印度说,“他要是在树下逮只兔子,还不得在那儿拢堆火烤兔子吃呀!”

妈妈忍不住笑了,她对黑印度说:“你爸他哪有那份闲心!”

黑印度一撇嘴说:“他是没碰到野味,碰到他就有闲心了!”

“刚才那雷那么响,他会不会被——”妈妈忧戚地说。

“他又没做缺德事,不会被天打五雷轰!”黑印度说,“雷劈的人都是坏蛋!”

妈妈听了黑印度的话,这才有些心安地进屋换上一套干爽衣服。我把纸帽子捧给她看,我控诉黑印度把鸟笼挂在帽子上,屎都落在那上面了。

“没事儿,他们看不清楚的。”妈妈温和地说。她把那帽子放在茶柜上,就像放暖水瓶一样地小心翼翼。

姐姐见窗台上有两只苍蝇在闹,就握着苍蝇拍去打。黑印度见天基本晴了,就把鸟笼提到院子里,让它们见见已透出暮气的天光。我呢,因为妈妈没有责备黑印度而有些悻悻然,我故意碰翻了窗台上的花瓶。那是只天蓝色的鱼的形态的花瓶,里面插着一束已经半蔫的野花。花瓶里的水已经有几天未换了,黏稠而又散发着臭气。姐姐扶起花瓶嗔怪我:“就剩一只花瓶了,你还想把它打碎了不是?”以往我曾打碎过两只花瓶,一只是圆肚形的,褐色;另一只与我碰倒的这只一模一样,它们是一对。据说这对花瓶是爸爸妈妈结婚时,他们的朋友凑钱买的。我想这花瓶肯定看到了我出生的情形,它是不该知道这个秘密的,所以老是想把它打碎,

让它失去记忆。

“我看这花瓶碍眼，”我说，“你们也不想想看啊，鱼嘴里天天插着满满当当的花，它怎么喘气啊？我一看这花瓶就憋得慌。”

妈妈正打算出门，她听了我的话又折回身来，她把花瓶拿起，放到窗台的角落，对我笑笑说：“以后再养花，就不用这鱼瓶了，用空罐头瓶吧，省得你憋得慌。”

姐姐把花瓶流淌出的脏水用抹布擦了，又将那些已不精神的花扔进垃圾桶里。她显然对妈妈纵容我有些不满，她嘟囔道：“又不是真的鱼嘴，你跟着气闷什么。”

妈妈微妙地笑了，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姐姐，说：“什么时候我再采一把花回来养，你们喜欢什么样的？”

“百合。”姐姐说。

“紫马莲。”我说，“要是芍药花就更好了。”

“芍药都开过了。”姐姐说。

“没准也有一枝两枝没落的，赶巧被我采到呢！”妈妈说这话时，语气和面部表情都呈现着一股天真的情态。她对我们说，她要出去迎接爸爸，让我们不要乱走。

雨停了。天色愈来愈昏暗了。八仙桌子上的饭菜渐渐凉了。只听到墙上挂钟“滴答滴答”响，黑印度又把鸟笼子提回后屋了。他在路过灶房的时候被柴火绊了一跤，他骂：“贱骨头，把你们烧成灰你们就鸡巴老实了。”

我讨厌黑印度，他说脏话是不分青红皂白的。有时对人和事，有时则对物。我最受不了他对着物口出不逊，因为它们又没长嘴，无法与他唇枪舌剑地辩论。姐姐消灭了苍蝇，又擦干净了窗台，唤我给灶膛点把火，她想把粥热一下。

“这钟声要是能当柴火使就好了。”我嘟囔一句，很不情愿地到灶房烧火。柴火一旦烧起来就噼啪作响，这让我有种错误联想，认为响声里应裹挟着热气。如果那样的话，饭菜凉了，让钟声去烘热

它们就是了。

我刚点起柴火,爸爸就进来了。他披着件橘黄色雨衣,看上去很鲜艳。他把自行车停好,先问候了一下鸡架里的鸡:“你们吃饱了喝足了?”他爱给鸡喂食,所以他走在院子里的时候,总有一群难像士兵保护着将军一样簇拥着他。

“你妈还没回来?”他进了里屋后问姐姐。

“回来了,找你去了。”姐姐说。

姐姐正在拟写一份与父母的决裂书,这是班主任老师授意她写的。说是如果她不与它们划清界限,就加入不了红卫兵。她正有几个字不会写,打算着问父亲呢。可是爸爸听说妈妈不在,就急着出去找她。

黑印度对姐姐说:“你问他,还不如问字典!字典比他能耐,问啥有啥!”

黑印度这一段不管爸爸叫“爸爸”,他称爸爸为“他”。姐姐呵斥地说:“以后别‘他他’的,那不是爸爸么!”

“不叫‘爸爸’怎么了?”黑印度说,“他不过是个臭老九!”

姐姐说:“你滚!”

“你不也写决裂书要和他划清界限吗?”黑印度说。

“可他去粮库接受革命再教育去了,他被改造好了还是个好同志!”姐姐说。

黑印度不吭声了。我已经把苞米面粥重新温了一下。那粥初次出锅后,粥的表面凝了脂,看上去就像盖了一顶金色草帽。如今热气再度熏炙它,那上面就被抻出道道裂痕,感觉这草帽就像是破了。我把粥从锅里重新端回饭桌,打算着再热热土豆丝,它已回生了。

“等爸爸妈妈进屋了再热。”姐姐制止我热土豆丝,她说这菜不禁热,热一回就不脆生了。

“操,我都饿了。”黑印度瞟了一眼饭桌,说,“他们是不是互相找到外国去了?”

“印度!”我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报复黑印度。

“操，男人黑点我看不错，像是有种的样子!”黑印度回敬我说。

“驴脸也黑!”我说。

“对，它还是个豁牙子呢，一叫唤那嘴就漏风!”黑印度恶毒地说。

我正要去灶房抓一块劈柴打黑印度，妈妈回来了。她满面焦急的样子，她一进屋就问我们：“你爸爸还没回来呀?”

“你没见院子里有他的自行车啊，”我说，“回来了!”

“那他人呢?”

“找你去了!”我们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。

妈妈脸上的表情松弛了许多。她问我们：“他是不是被雨浇透了?他没把湿衣服换下就找我去了?”

“他没挨着浇。他穿了一件跟橘子皮一样色儿的雨衣，可漂亮呢。”我说。

“那雨衣呢?”妈妈的眼睛跳了一下，问。

“在水缸盖上呢!”我跑到灶房，飞快地把雨衣取来。

那雨衣还湿着，就像夕阳映照下的一片湖水，看上去鲜润明媚。它的身上还沾着几枚碧绿小巧的树叶，想必是狂风把它们从树上赶到行进在山路上的父亲身上的吧。这树叶可爱极了，就像出浴少女留在身上的几点皂花，有一股淡淡的馨香。可是妈妈却用凄怨的眼神看它，仿佛是她心爱的女孩子出去学坏了一样令她伤感。她有气无力地问：“谁给你爸爸披了这么漂亮的雨衣?”

“肯定是个女的!”黑印度接过话茬说，“男子汉谁用这么鲜艳的雨衣?”

妈妈的眼神更加愁苦了。她用手抚弄了一下衣襟，飞快地走进屋子，打开立柜，把属于她的那包衣服抱到炕上。我们家人的衣裳，每人一包袱，爸爸的包袱皮是白色的，姐姐的是紫花的，我的是红花的，黑印度的是绿色的，而妈妈的是深蓝色的。其实白色的原

本是黑印度的,可他嫌那颜色丧气,就像孝布一样,所以爸爸就把绿色的换给他。他对绿色也不是十分满意,说是一个绿包袱看上去就像只癞蛤蟆。

妈妈解开蓝包袱,她的那摞衣裳就一层一层地呈现了。它们绝大多数颜色深重、老旧,不是黑色、蓝色的,就是紫色和咖啡色的。只有一件是洋红色的,那是她年轻丰满的时候穿的,现在她老了,瘦了,这衣裳就有几年不穿了。妈妈抽出这件衣裳,犹豫了一番,还是把它换在身上了。她背对着我脱下身上那件灰色衣服时,我在暗淡的光线中望见了她赤裸的后背。那后背瘦得让人感觉中央的脊骨分外突出,就像一根枯树枝竖在那里。

黑印度见妈妈穿上了这件洋红色的衣服,就撇了撇嘴。待妈妈又出门去寻爸爸之后,他才大声地对我 and 姐姐说:“这个苏修特务穿这么新鲜,是不是要过江投奔她的主子去?”

姐姐骂他“混蛋”,我则被他逗笑了。黑印度所说的江就是黑龙江,它是中苏界河,妈妈童年就生活在那里。也许正是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,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她定名为苏修特务。我想我们家幸好没有什么绝密文件,否则这个大特务还不得把它带过江去,献给苏修帝国主义邀功请赏啊。

我觉得天肯定有着眼皮和睫毛,一旦它们耷拉下来了,天就黑了。只是我不知道天的睫毛是不是晚霞,天的眼皮是不是地平线。

姐姐拉亮了灯,接着写她的决裂书。她趴在炕沿上写,弓着后背,脑袋和手中的笔左摇右晃着,看上去思路不畅。黑印度在后屋逗完鸟以后,就搬着字典过来给姐姐当援兵,他问:“你哪几个字不会写?我帮你查!”

“你又不搞偏旁部首,你会查么?”我不忘了敲打他。

“我不懂那个,可我会拼音!”黑印度理直气壮地说。

“你连平卷舌都分不清楚,你查个屁!”我怒气冲冲地说。

“是啊,我是个豁牙子,说话直漏风,平卷舌能分得清吗!”黑印